

清晨,眯着眼睛,顶着同样蒙眬的脑袋拉开窗帘,窗外居然也是一片朦胧。

眼珠左转,大海不见了,小岛不见了,海港不见了,烟台山和灯塔都不见了。眼珠右转,连绵的大南山不见了,雄立山顶的三和塔连个尖尖影儿都不见。冲着头往下看,楼宇,道路,车辆,路灯,公园门口广场,警备区大楼……统统消失在浓雾中。抬起眼睛,看向正对面。四个红字硕大,那是小区的名字,微尖的楼顶从浓雾中挺出来。

“不,那不是雾,”我跟我说,“那是雪。”它在浓浓的雪雾中扯开一条缝,别进手去才用上力气,推动雪雾。力气加大,挤挨成雾的雪团松动,划着粗粗的线条从窗前划过。

风在楼宇巷道里穿行,搅动得雪雾更加沉郁,逐渐暴躁。没有怜香惜玉,不讲一点儿客气,简单又粗暴,风裹着雪扑向你的脸,钻进你的脖子。从前到后,从左到右,从上到下,从下到上,360度绝对无死角,试图将羽绒服、棉衣、羊毛衫、秋衣什么的统统剥掉、瓦解。无缝隙地打击,将料峭一下一下锤进骨头缝。不论老人、小孩儿还是大人,都恨不得将自己团成球,用无限的热把自己包裹,或者说把那点有限的热包裹起来。

风急,雪大,雾浓,一切行进都那么困难。前面是个大坡,好多车悬在半道轮子空转,一次次哀嚎着力不从心的难。半搂半抱着儿子,越过一辆辆车,一步一挪向坡顶攀援。将他送进学校,我继续裹紧自己挪到单位。

站在暖气房里,看着窗外飞雪,心里居然生出一丝欣赏的心。没等看清对面楼顶影影绰绰的红,桌上的电话响了——领导又来任务了。赶紧拉回思绪,将头埋进文稿堆。一个又一个同事走进来,一趟又一趟走出办公室,一件又一件事情展开。

阴沉的天,炽亮的灯,让你感觉不到时间的游移。幸好闹钟按时响起——该接孩子放学了。抬起脑袋,转动已经发木的眼珠子看向窗外。大雪几近消停,前面的楼顶、院

哥儿小小的身子站在旁边。我一边招手,一边快跑几步上了台阶。班主任职业性地微微一笑转身离开,我提着心口挂着小小心下台阶,哥儿却三步两步跑下来。怕他摔倒,我紧着脚步跟上去。刚伸出手臂要抓住他背后的帽子,他的一句感叹停住了我的手,愣住了我的身子。

“哇——冬天好漂亮啊——”顺着他的目光看去,红星广场一片白。毓璜顶公园里的参天大树,顺着马路逶迤的行道景观树,高低错落的幢幢高楼,都戴上了雪帽

喜的孩童。马路牙子上,大雪地里,小儿子又蹦又跳,仰着脸张着嘴扬起一捧雪。雪落一脸,飘进嘴里,惹出一串笑。更多孩子加入,闹成一团。小饭桌的老师吆喝去吆喝去,“不要乱!”“排好队!”“拉好绳!”“好好走,不要玩雪——”红红的绳子能牵住他们的手,又怎能圈住他们的心?看他们转动的眼珠、扭动的身子就知道啦,都向着阳光下亮晶晶的雪呢。那是雪花在对他们眨眼,还是招手?

跟脸上的笑容一样,儿子的手指、脚趾,衣角、裤脚,浑身上下每一个地方都张扬着开心和喜悦。如同阳光,拨弄开我心中厚厚的云层,一点一点上扬起我的嘴角。

“哥儿啊,看妈妈!”我并起脚后跟,在雪地里踩下一串麻花儿。

“啊——妈妈好厉害!”哥儿学着我的样子跟在后面,我们俩嘻嘻哈哈踩下一串又一串脚印。

下到坡底,左拐又是一个陡坡,坡上的雪被过往汽车几乎碾压成冰,闪着寒光。

“妈妈,妈妈,跟着我!”儿子一边铿锵说着,一边走到前面,沿着墙根,踏着平整大雪稳稳爬行。我不出声地笑着,跟在后面,跟着他的脚印爬行。

都说我们是孩子的领路人,孩子又何尝不是我们的领路人。阳光下,穿着亮绿色冲锋衣的儿子,走在大雪地里,走在坡顶上,那样鲜活,那样明媚,就像一盏扶掖于黑夜的孔明灯,吸引着我的目光,远引着我的步调。

冬天好漂亮啊

□方寸

里的大树只能看清,路上一层厚厚的雪。

走出办公楼,雪清凉的寒扑面而来,从鼻孔直钻脑门,脑子瞬间清凉不少。紧紧衣领,拉低帽檐,我低着头弓着背一步一踩走向学校。脚下的雪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,身前身后都是踩着雪小心翼翼走着的人。要小心,不定什么地方,雪下就是冰,滑你一个趔趄。没有电动车的风驰电掣,四个轮子的汽车也谨小慎微的,只有铲雪车气势十足。像是一扇门被拉开,阳光泄露云层,脚下的雪明亮起来,带着暖,空气不那么凉了。

比平时晚,到的时候他们班已接完。兜里的电话响起来,远远看见他们班主任站在台阶上打电话,

子。连绵的小瓊山、大南山,披上了雪褂子。厚重的云层,不仅被灿烂的阳光拨弄开,还被镶上了金边儿,像极了露着金牙的三爷爷的笑口。雪使天地之间的颜色变得纯粹,日常的喧嚣沉寂下来,连同呼吸,每个人都慢下了脚步。

多久没有抬头看天了?多久没有抬眼看远方了?多久没有注意云朵的颜色、大树的舒展、山峦的起伏了?

从什么时候开始,即使走出办公室,也只顾着低头走路,何曾顾及草长莺飞、花开花落?对于秋去春来、蝉鸣冬雪,也总是后知后觉。从什么时候开始,我失去了发现美、感受美的能力?曾几何时,我也是个跟儿子一样满眼都是惊

辜月岁月长,行云浮日光

□李烁

一夜冬雪,早起的日光在眼前摇啊摇,玻璃上结了一层晶花。这是这个冬天真正意义上的第一场雪,一年里日子袅袅,雪过有痕,仿佛才能拉慢岁月行驶的痕迹。

翻了个身,看到祖母正在点燃火炉,点火、填炭、掏炉一气呵成,接着火苗像魔鬼的舌头般贪婪地伸出炉口,祖母一下子将铁盖盖上。这样,一个暖呼呼的火炉就生好了。祖母将集市上买的桔子放在炉口的四周,摸摸热了,递到床边。剥开桔子皮,一阵暖气,缕缕升起,在阳光的映射下,

如薄纱,似蝉翼,朝高处氤氲。入口,酸甜而暖。除了桔子之外,香蕉、苹果这些水果也是要加热的。香蕉最为脆弱,放上去一会儿就要注意翻面,否则,嫩黄的果肉就会变得焦黑。祖母记性不好了,常是糊掉的气味钻进鼻子才能记起。祖母不舍得扔掉,把坏掉的一块自己吃,将嫩黄的递到我嘴边。

下雪的晴天是最惬意的。我爬到屋顶,碧空如洗,悠悠白云在蓝天上踱着步,阳光调皮地刺着我的眼睛。最远处的几座山,化成水墨画的形状,藏在群山身

后,层层山丘,或平缓,或高耸,或繁茂,或孤寂,原本的模样都被埋进了皑皑白雪下。笔直的烟囱,送出来缕缕炊烟,缓慢而持续地向天空爬去。耳边不时传来农户家里的狗吠、鸡鸣,在这空旷而宁静的天地间回荡。白云已经从南边踱步到北边了,阳光还在热烈而肆意地挥洒着,在白云四周嵌上了一层彩环。看着逐渐单调的天空,再望望眼前无际的雪,仿佛是冬天将天上的白云仙境搬到这小小的乡村人间,我踩着柔软的雪,像是踩着飘落的白云,心里不禁一阵快活。

雪,是落在地上的云;云,是阳光下欢畅的雪。或抬头,或远眺,跑进眼睛里的无一不是冬日的馈赠。

“刚熟好的桔子,快下来吃!”“哎!来啦!”我连忙爬下屋顶去迎接冬日里的另一份爱的馈赠。

冬的告白

□王坤

兢兢业业的粉刷匠
信守千年不变的承诺
不厌其烦
粉刷了一遍又一遍
用自己的纯洁和典雅
彻底地将大地清洗刷白

技艺精湛的催眠师
北风劲吹雪花伴舞
哼唱着凛冽小调
把大地当成自己的摇篮
让人间的万事万物
养精蓄锐好好休眠

勤勤的清洁工
扫一扫枯枝败叶
清一清灰尘阴霾
荡涤人间的污浊尘埃

心存大爱的慈善者
给大地盖上一床床厚被
滋润苍生从不懈怠
当春姑娘的脚步由远而近
便悄无声息地离开

浪漫洒脱的舞蹈家
成群结队飘飘洒洒
漫天飞舞磅礴豪迈
舞出祥和喜庆的好年景
营造一个银装素裹
分外妖娆的童话世界

雪花也似故人来

□姜鸿

袅袅的雪花从铅灰色的天空悄无声息地洒落的时候,洋洋洒洒的思绪也从天空飘落了。冬天熟悉的味道渐渐浓郁,我闻到了故人的气息。

古人对于雪花有着各种美称。晋人在小说中将其称为“春雪”,雪花落地,洁白如春。宋词里将雪花称为“舞雪”,纤弱莹洁的雪花轻轻飘落,似美妙的舞蹈,引人无限遐想。唐诗中称雪花为“绀雪”,夜空中淡紫如绸缎一般的雪花,映衬冬夜的清凛与凄美……

“燕山雪花大如席,片片吹落轩辕台。”这雪花是从唐朝而来,这是唐朝的雪花。它从李白的笔下冉冉而来,酝酿着北方壮阔、雄浑的气象。《北风行》的雪花,是北方的雪花,带着北方的狂放,也带着大唐的豪迈。

“雪月最相宜,梅雪都清绝。去岁江南见雪时,月底梅花发。”这雪花从宋朝而来,这是宋朝的雪花。它从张孝祥的笔下袅娜而来,氤氲着冰清玉洁、清香婉约的气韵。《卜算子》的雪花,是江南的雪花,带着南国的清丽,也带着大宋的精致。

“雪花”,是我们民族文化里的一个美好的意象,她承载着我们民族文化化的轻灵与优美、丰富与厚重,在岁月的漫漫长河里漂泊而来,带着光阴的醇香,带着烟火的暖意;带着情感的浓郁,带着思想的睿智……这是校园里的雪花,她洒落高大的楼房,她偎依低矮的屋瓦;她悄悄窥探窗口,她匆匆路过檐头……看过多少青涩的面庞,听过几多如潮的诵书声。钟声老了,树木老了,在青丝与白发的嬗递间,年年雪花依旧。

雪花飞舞在图书馆楼顶矗立的“人才的摇篮”五个大字间,雪花飞舞在主干道中间巨型雕塑上高

高翻开的书页间……雪花也似故人来,雪花识得校园的路途,四面八方地延伸。四通八达的道路,都通向了文明,都通向了未来。校园的雪花,是沾染了书香雅韵的,是带着文化的芳醇的。刹那一瞬,而又恒久永远。如果没有了雪花,冬天该是多么呆板而又无趣。雪花,是冬天的快乐。雪花,是冬天的校园

沸腾了。孩子们伸开了他们的手,接受这来自天空的馈赠,雪花落在他们温暖的掌心,他们感受到了岁月的微凉。他们握起一团团雪,朝着小伙伴抛去,雪花散落成漫天的笑声……他们推起一堆堆雪,在那棵苍老的法国梧桐下塑成一个微笑的雪人。法国梧桐和这校园一样老了,半个多世纪倏忽即逝,有多少曾经的少年覆雪而归,与这棵法桐故人般地重逢。

树木原本褪去了叶子的衣裳,不分彼此,万化归一。寥落的枝条此刻穿上了雪的披风,便各有了风姿。高大的法桐似飒爽的英雄,矮而多枝的石榴树似白发的婆婆,缀满红果的火棘宛如一个晶莹的“瑞雪兆丰年”的纯洁的梦幻,那一棵经历了岁月的杏树,黑色的倾歌的树干覆着白雪,成就了一幅水墨画……披着雪的树木各

有风姿,那是冬天里的妖娆。“昔去雪如花,今来花似雪。”雪,是寒冷孕育的花朵,是冬天的盛开。雪花也还是当年的雪花,她岁岁造访,从不爽约。四季有序,落雪如丝。青春不老,校园永在,文化长存。

七叶枫

□于功义

还未待一场霜冻降临
脸庞便羞得先红了
西风说,是它一遍复一遍地煽情

没有银杏叶片金质的赠送
没有毛白杨叶片厚实的礼赠
只有枚枚叶片火焰般的燃烧

从未有弱小卑微的自怨自艾
也未在意谁瞄了又瞄色色的眼睛
感恩的心,根植于深深的土层中

高大乔木低矮灌木纷纷净身了
唯有枫叶的火焰伴着松柏石楠常青
直待冰霜凛冽朔风萧萧,方
目迎寒冬,消却最后一抹痴人的红

平平一生,执着坚守,以
不娇不媚不卑不俗自清的品质
致人以温馨美好与宁静

韦应物有首《听嘉陵江水声寄深上人》。诗曰:“凿岩泄奔湍,称古神禹迹。夜喧山门店,独宿不安席。水性自云静,石中本无声。如何两相激,雷转空山惊? 贻之道门旧,了此物我情。”

苏轼的《琴诗》,好像是受了韦应物的启发而得:“若言琴上有琴声,放在匣中何不鸣? 若言声在指头上,何不于君指上听?”

这是一首哲理诗。苏轼意在说,琴好,还要会弹,不然,琴再好,也发不出悦耳的乐声。不过,我们似乎从来不缺好琴,缺的是“知音”。

“高山流水”的故事,中国人都很熟悉。“伯牙鼓琴,钟子期听之”。伯牙弹奏赞美高山的曲调,一曲弹罢,钟子期赞叹说:“善哉乎鼓琴,巍巍乎若太山。”伯牙弹表现奔腾澎湃流水

的曲子,钟子期听后又说:“善哉乎鼓琴,汤汤乎若流水。”伯牙琴弹得好,可他也希望有人欣赏。钟子期一死,他“破琴绝弦,终身不复鼓琴”(《吕氏春秋》),因为少了知音。而岳飞更是愤懑地发问:“知音少,弦断有谁听?”(《小重山·昨夜寒蛩不住鸣》)

钟子期是伯牙的知音,而邹忌是齐威王的知音,“骑忌子以鼓琴见威王,威王说而舍之右室”。只是邹忌不同于钟子期,他从齐威王的琴声中,不仅听出了高山流水,而且听出了治国的道理。“治国而弥人民者,无若乎五音者”,邹忌以琴弦弹奏出的五音是否和谐美妙,来规劝齐威王要勤于国政。他说:“大弦缓慢并且温和,象征国君;

时鼓无弦琴

□张铁鹰

以说琴音调谐就能保天下太平。”(《史记·田敬仲完世家》)

我们弹琴给人听,渴求知音,有时不是用于自我温暖心灵,提升境界的。我们忘记了知音可遇不可求的

道理。环视四周,有多少人整天“背着琴”四处寻找知音? 他们为汹汹的物欲所裹挟,已经耐不住寂寞,片刻也不能独处了。

当年,好音的卓文君新寡,为人轻佻的司马相如瞅准机会,“以琴心挑之”,在卓王孙摆的宴席上弄琴,“文君窃从户窥之,心悦而好之”,终于大胆地“夜亡奔相如”(《史记·司马相如列传》)。

其实,任何时代都有人不大在乎是否有“知音”,他只管弹自己的。“少怀高尚,博学善属文,颖脱不羇,任真自得,为乡邻之所贵”的陶渊明,即是如此,按他自己的话说,这样做是“但识琴中趣,何劳弦上声”。

陶渊明“性不解音,而畜素琴一

张,徽弦不具”,“每朋酒之会,则抚而和之”(《晋书·陶渊明传》)。对于陶渊明的这一行为,美学家蒋孔阳先生说:“最完美的琴声只存在于意象和思维当中,它是完美的典型,我们固然弹不出,弹出来也听不见,因为无论怎样高明的琴师,它所弹奏出来的琴声,都不能是绝对完美的。我们要通过‘物’的琴声来寄托我们的情思,也总是有所局限的。因此,为了保持琴声的完美和理想,为了充分地寄托我们的情思,陶渊明宁可蓄无弦琴。”(《评老子“大音希声”的音乐美学思想》)

“长吹无孔笛,时鼓无弦琴。”这是陶渊明给我们的启示,而且,当今这个时代,生活节奏太快,我们更需要“畜素琴一张”,自弹自娱,不供人欣赏,只为自己享受。